

从坚守传统到寻求改变

# 刘培宗和他的传统布艺传承

本报记者 李黎 段学虎



▲刘培宗和他的得意作品寿桃。  
本报记者 段学虎 摄

▶布老虎作品是刘氏布偶的代表作。  
本报记者 段学虎 摄



## 40年前的布老虎在他手中复活

提到刘培宗，很多东营人都会想到“布老虎”。挖掘黄河三角洲民间传统布艺玩具，并让这一濒临消失的传统技艺焕发出新的风采，刘培宗是东营的第一人，也是唯一一人。在他的手中，碎布头、锯末之物变成一件件饱含传统风情的布艺制品。从2006年开始决定恢复父辈的传统艺术，今年也是刘培宗坚持民间传统布艺的第11个年头。

28日，记者来到刘培宗位于辽河社区的工作室，立刻被工作室里摆满的布偶所震撼，传统的布老虎、杂糅进传统特色的的布艺现代卡通形象，带有强烈东营地域特色的鸟类布艺形象……在这里，时光仿佛回到了上世纪70年代以前，而仔细观察，却又能从这些老物件儿中找到现在的气息。

在工作室，通过一个个布偶，我们能看到刘培宗对布偶的迷恋。“我小时候能玩的布玩具就是这个。”这些布偶中，刘培宗最满意的作品是寿桃系列和《情系三农》一组布偶，“它的题材内容，艺术形式都是为适应农村特点而产生的，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情系三农》是一套小孩搬南瓜的作品，十个孩童神色各异，有拖的有拽的，喜悦洋溢之情表达得酣畅淋漓。在刘培宗的作品中，多以“福、寿等字和吉祥寓意的“蝙蝠、蝴蝶、金钱、如意等做装饰，还有以牡丹花、菊花、竹子来表现，造型结构随意主观，具有原始文化和

乡土艺术的特点，反映了中国传统审美观念。

“刘氏布偶传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四代了，延续了120多年，中间曾经有过失传的危险，但是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尽最大的努力去还原了祖辈留下来的艺术。”刘培宗告诉记者。刘氏家族是刘氏布偶的制作世家，经过了100多年来的传承和发展。

“我从2006年开始尝试制作这些布偶，为的就是不让我们刘家传承了三代的布偶制作技艺失传，当时父亲健在，我根据他的描述和我儿时的记忆制作一些传统的布偶，没想到这一坚持就是11年。”刘培宗说，11年中他的创作题材也从传统的布老虎，扩展到了生肖布偶、寿桃布偶和具有黄河入海口特色风情的各种布偶，“加入了现代的东西，但是在我的布偶上也一定能找到传统的气息。”在刘培宗的手中，我们常见的碎布头被裁剪制作成一个个活灵活现的布偶，这也让不少中老年人想起了儿时的时光。

## 四代传承后，刘家布偶成为“东营名片”

“刘氏布偶”起自清末光绪，至今已有120多年的历史，历经清朝、民国，技艺逐步走向成熟。刘培宗介绍，“我的爷爷当时就做手工布老虎，到了父亲那一辈，他转行做了戏曲服装，偶尔闲暇时候才做一些手工玩具。”

当年刘培宗的父亲跟着戏班子四处演出，闲暇之余，就制作一些布老虎、布娃娃叫卖，以补贴家用。“尤其是春节前，父亲会把制作好的布艺玩具带到潍县、周村等镇市上销售，也是因为一双巧手，父亲在我们周边名声很响。”据其介绍，刘父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制作的葫芦娃娃代表山东省到北京参加全国的民间艺术展览，获得了优秀奖。“那个葫芦娃娃印在父亲的记忆里。那个年代，物质匮乏，劳动人民的智慧真的很让人钦佩。”

但是随着“文革”开始，刘培宗父亲的布偶制作就停止了，一些老布样也都扔掉了，刘家只有之前制作的一些布玩具被保存了下来。自幼学习美术，长大后从事设计的刘培宗在2006年突发奇想，父辈们制作的传统布老虎的造型、纹饰就是很好的设计素材！这才激发了他搜集恢复刘氏布偶的想法。

由于很多老布样、老模子已经消失殆尽，

刘培宗只能根据家里收藏的几个老辈制作的布玩具进行模仿，他另外一个资料库就是他的父亲，“根据父亲的描述做，做完了给他看，不像再改。”刘培宗说，现在他工作室里摆放的一组葫芦娃娃是当年父亲眼中比较像老样子的。11年来，经过他的努力，刘家的布老虎、布娃娃、葫芦娃娃纷纷在他手中复活，更让人欣喜的是，他还根据自己的艺术功底，自创了不少新的布偶种类，近几年，他又融进了现代元素，刘氏布偶也迎来了春天。通过刘氏家族内部口传身教并不断创新，2011年底，刘氏布偶被东营市政府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作品布虎在首届山东(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上展出，此后又先后创作“东方神猫”、“大吉龙”等作品，并屡屡获奖。布艺作品《五牛祝寿》在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山东省农民书画美术展中获一等奖，并被省美术馆作为珍品永久收藏。“葫芦布娃娃”、“福牛”等作品被韩国韩中文化馆收藏陈列。“好客山东大吉兔”获旅游商品设计大赛金奖，被山东省旅游局作为大师级限量版成为贺年会重彩礼品，被誉为“中国民间手工一绝，是震惊中国乃至世界的工艺品。”

## 私人订制 年轻人愿为个性埋单

在现在的创作中，刘培宗开始尝试传统布偶与现代元素相结合。“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吸收传统的同时，必须要加入时尚的现代化元素了。因为一些老观念，毕竟不适合现在的审美了。”刘培宗身后就摆着一组猴子摘桃的玩偶，红黑色形成明显的对比，寿桃上自己上色，栩栩如生。工作室中展览的作品无一不是在保留主体原始特征的基础上，融入时代元素，加以变形、夸张，使其形象更加生动。在他手里创造出的刘氏布偶，外形千奇百怪但却具有各自的灵魂。

现在刘培宗已经成了省内、国内传统布偶传承人中的佼佼者，在一些展览、传统艺术博览会中获得的奖项数不胜数。刘培宗说起这些成就，却并非十分高兴，因为他还担心着这一民间艺术的传承问题，“我很担心，以后我不做了，这些老布偶会慢慢的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劳动人民传承了几百年的民间艺术如果在我们这一代消失，那么我们就愧对了中华传统文化。”

“传统的东西现在很多人喜欢，但是坚持传统的手工制作却赚不到钱，这是这一传统技艺传承面临的一个问题。”刘培宗说，拿一个布老虎来说，手法再娴熟的人，一天能制作两个，“现在的人工费没个七八十元没人干，而机械化制作的现代布偶只要十几块钱就能买到。”刘培宗是一个固执的人，他拒绝传统技艺变成工厂化制作。

“随着时代的发展，民俗一直都在创新，但也面临着消失的风险，传承和延续是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失去了传统也就失去了根。”刘培宗说，他现在已经开始尝试把刘氏布偶向高端私人订制转型，对于一些传统布艺作品，他加入了半机械化缝制，以求提高效率，但是纹饰创作必须手工完成，“让更多的人学会手工技巧，让更多的人有动手的冲动，让更多的人记住传统文化。”



刘培宗根据父亲的描述制作的葫芦娃娃。  
本报记者 段学虎 摄



刘培宗为猴年创作的生肖布偶。  
本报记者 段学虎 摄